

## 的花 傳 奇 事

項 青

### 讀「花畔」的聯想

上西門町總習慣到武昌街繞繞，周夢蝶的書攤子彎一彎。如果沒有什麼話說，又不喜歡作無謂寒暄的時候，也總要習慣的問一句：「最近有沒有新書？」

「有，有一本」，他張開指頭，很殷勤的去拿。「叫花畔」，他遞過來。趕緊前前後後，翻它一翻。蘇念秋譯。

周公確是個好好先生，也不在乎人家笑他「一年四季長坐在一家咖啡館門口，兩眼專看來來往往的雌蝶」之類的话，心胸坦蕩地終日賣他的書，寫他的字，並且還不以人廢書的，推薦他認為頂值得推薦的新書。

「花畔」看了兩天，意猶未盡的看完。譯筆流暢極了，翻譯的作品能保存這樣晶瑩的風格，簡直令人吃驚。

先聲明，我可是主觀的欣賞，並不是客觀的批評。

序上說，原書名叫做「花的傳奇故事」，甚美。不知道譯者為什麼看上「花畔」這個名字。原書名似乎更傳神，更能直接表現書的內容和形式。

讀著書頁，呼吸間都似有香味。文字潔淨動人，一塵不染，彷彿蘸筆的墨汁也是用花露泡製的——那麼清清爽爽的不食人間煙火。想來寫作環境與「出品」大有關聯。封底上寫：『作者居住在阿爾卑斯山的山谷中，漫山遍野，一片青翠……』，難怪一本書中十四篇傳奇故事，就像用花毯子墊起來似的鮮艷迷人——倒是難為了翻譯的人，敢情譯者也是住在「花園新城」，或者「脫稿於臺北榮星花園」之類？

每一段傳奇，若能畫有那篇花的挿圖也就更美了，哪怕只是一朵小小的圖案綴在文後。故事這樣幽美淡雅，不知道可不可能找一個畫家來「錦上添花」一番？

譯者的目的，寫在譯序最後一句——「譯者非常希望這本書裏的這點氣氛能為今天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帶來一點心情上的寧靜」——真不錯哩，短短六個字：「心情上的寧靜」，很能寫盡，或者說代表了整本書的「調調」——包括文章的情調和作者的筆調。

比較上，我們中國人並不是特別愛花惜花的民族，看街頭巷尾的陽臺就知道。中國文人也看不起風花雪月，認為是雕蟲小技——他們愛講「文以載道」，他們覺得「花花草草」的文章，簡直不算什麼玩意兒，難怪我們的文學作品裏，多少有點「視花如草芥」的精神。

中國的詩詞裏當然也提到花。但是那些花多麼定型，多麼「載道」——菊花是隱士的象徵，梅花是「堅毅」的象徵；柳花是「飄泊」，桃花是「輕薄」等等，中國人的花，簡直定了型，彷彿花是附着在特定的性格上，完全沒有自己「純花」的美。

中國人最情有獨鍾的，大約是荷花了——她出污泥而不染，最具性格；並且端莊純淨，很「中國味」似的。突然令我想起一件事——唯一在中國花名裏找得出「擬人化」的花，正是荷花。然而，「何仙姑」——多麼不浪漫，又多麼不能引人遐思的名字！

西洋文學裏寫擬人的花神花仙有的是，稀鬆平常；用花來寫的浪漫故事，愛情故事，更

# 本社代售以下各書

| 作(譯)者 | 書名      | 定價 | 作者  | 書名     | 定價 |
|-------|---------|----|-----|--------|----|
| 黃春明   | 莎喲娜啦・再見 | 40 | 陳芳明 | 含憂草    | 18 |
| 黃春明   | 鑼       | 40 | 陳克環 | 陳克環小說集 | 25 |
| 傑克倫敦  | 生命之愛    | 40 | 陳克環 | 陳克環散文集 | 25 |
| 歐尼爾   | 開放的婚姻   | 40 | 陳克環 | 怒瀑集    | 18 |
| 周碧瑟   | 浩海孤舟    | 40 | 梅遜編 | 作家羣像   | 40 |
| 鹿橋    | 人子      | 55 | 隱地編 | 這一代的小說 | 35 |
| 蘇念秋   | 花畔      | 35 | 蘇玄玄 | 愛的變貌   | 18 |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不知道多少。奇怪我們的花兒，怎麼和「愛情」少有關聯？

『花畔』的第一百一十七頁中，一棵小橄欖樹，對他的父親要求着：

『我要我的花裏長滿了花蜜，因為在動物當中我頂喜歡蜜蜂，它們會唱出那麼甜美的歌聲，它們又曉得怎麼樣愛撫花而不傷害花。它們又能把它們嘴碰到的東西變成蜂蜜。』

小橄欖的父親警告他：實用與美麗是不能並存的。但他說：

『我不在乎這一點。我不要自己有用，我要自己漂亮。』

這是從西洋文學的「純花」裏感覺得到的唯美精神。

花就是花嘛，當然強調美麗。我們倒沒人去歌頌蓮花如何美如何漂亮，只有周敦頤教「蓮小姐」道貌岸然的說：「我是花中的君子」。

好悲慘。